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實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姚秉哲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書三十

上西涯相公書

明 崔銑

竊聞忠臣者遠不間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  
倫也顛而能扶爲忠愛而能諫爲敬銑趙之賤士也待  
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

是天下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殆何堪聽  
聞銑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牆進而屢却也  
伏惟執事好士容污若將弗及寸材尺美未嘗遺之豈  
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者精竭而  
神憊獨面人耳然嗜飲好內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  
危久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之  
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恍然而淚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  
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

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  
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  
廢事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之  
兵敝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矣若再有嘯聚何兵以討  
邊或寇入兵馬之在內者留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廟  
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也銑耳不得聞口不敢  
言者又百此乎今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  
事能告之執事自輔先皇澤流而望尊先皇大漸執手

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逮貴  
愈堅相幾酌會為國著蔡行高而人信二也是故以戚  
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弼亮初  
政調和瑾虐釐弊庚午入告累矣似猶未飫天下之望  
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聞請明農子不云乎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  
幼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者不合  
迹而毀績善始而不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

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  
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  
章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  
事時請面對創難而覆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軌祖宗  
之典誠於中而徵於容因其明而通其蔽上英武冠世  
深信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  
與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艙熟視之世讐也見必以  
必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濟非前相怨之

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而獲遂夫君以爲社稷也吾爲固之如磐石然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使至如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奚濟也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母以科目拘其進母以浮偽溷



其真毋以粗率棄其直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為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倖治貪厲耻表節嚴其道覈其偽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畧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慙慙盡其諂議不無裨也周上需繫民心財也蓄久者積為力者克食冗者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饑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

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餼廩併庶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紈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

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於今尚安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繫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出塞者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闕于為趙守過深澗壁峭若牆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馬犬

豕有誤入此者乎鄉人對曰無有闕于曰使吾法猶濶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阿大夫則諛者遠而罰懲封一即墨大夫則讒者遠而功勸無別而緩非所以為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為伏惟執事當國安危攸繫故敢俯伏門下

上叔父書

羅倫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倫別無他囑為人祖宗父兄者惟

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  
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  
爭重與雲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  
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  
是也若祇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  
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  
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  
孫有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

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前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為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吾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懲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國治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鬪爭不肆強梁不欺鄉里不陵宗族

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  
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  
子弟讀書興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  
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  
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  
愚也其所以為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  
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  
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

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尤切故特  
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  
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  
貧窮可憫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必不  
可放起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  
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  
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  
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况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



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  
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能自  
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不以禮義  
相告便成下等人了

與葛侍御陳獻章

頃者廉憲陶公惠書稱執事之命以平後山碑文委僕  
請畧言之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  
卷歛衽而歎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

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  
凡所得一十九州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  
若無有也捷至羣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  
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  
賑恤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為喜將不知以克敵為  
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  
臣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  
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

有終言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於民矣諸公豈  
自與耶此賊近之省城民遭其毒者幾年於茲前此有  
司固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平盜之功補前禦侮之  
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  
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久病者  
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羸之劑病饑者不以得一飯  
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  
其在已必能以趙太祖之所存者處民以曹武惠之所

存者處功則光明者益光明矣

答俞獻可知縣 魏校

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為相則莫如為令與守近君者  
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癢疴疾痛無一  
而不相關也居今之世可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  
民之思令彌深矣雖然三代封建有君道焉兩漢守令  
有長道焉今之郡縣直僕道耳士之雄心者不屑焉謂  
之雌伏吁何輕民命也賢者所至塗炭者可使之枕席

小民戴之如君親之若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如九鼎  
大呂山川若增而勝焉然則能重此官者是固在我遠  
承存問深感不忘故舊之盛情傳曰若保赤子心誠求  
之以此致祝雖則雨露雪霜均之澤物然吾願故人之  
為陽春也

上霍兀厓宗伯書

孫存

日蒙手翰以所與涇野先生寅清之暇商確古今之正  
論諄諄訓誘某何人斯與聞斯教夫涇野醇乎醇者也

夫子強哉矯者也以涇野之醇與夫子之矯陶鎔變化於大聖之域發之而為論議措之而為事業必灼知乎善惡之幾而擇守乎時措之宜自不至於賢知之過矣而豈愚不肖如某者所能贊一詞哉頃以門下辭受之嚴僅市葵之朋酒以獻而適得敗者遂使夫子有感於以名取人之難焉嗟乎某獨不類是耶若以言獻安知非葵之敗酒乎然是酒之初市於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偽明矣而顧若此則中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

也嗟乎士修於家而獻於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慎乎是酒也必一敗一不敗今偶酌其敗者遂并其不敗者棄之毋乃未盡酒之情乎果然則天下多棄物而瑜皆得以瑕掩矣縱使二酒俱敗而蘭產之正味則不敗也他日更取其味之正者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神明酢賓客而奚遽以一敗遂擯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改作之否則別用之或以為酸醞或以滌藥物或以濟道暍未甘委之溝壑也存不幸實類

於是夫道之中也猶酒之有正味也賢智之過則酒之  
醜而過於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則酒之漓而失其  
正味者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蘖多則甘好善之  
深者似之麴多則苦惡惡之嚴者似之以其觀於夫子  
其酒之苦者乎苦口者利於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涇  
野其酒之旨者乎或燕而醉於心則量之小者皆受之  
矣若以涇野之蘖與夫子之麴損益適中以釀之則甘  
苦調而人皆知酒之正味矣古人有體道之言有知道



之言其不能釀酒而能知酒之正味伏惟舍其前日之  
欺許今所市之真取而酌之則酷暑之氣可敵嚴寒之  
天可溫而和氣可致无妄之疾勿藥有喜矣若夫投之  
江以醉三軍賜之食馬者可以化暴而為忠良助又其  
餘事耳

與劉德夫書 王九思

九思頓首德夫足下睽違十秋消息阻絕獲奉教書如  
聆晤言幸甚幸甚緬惟往昔翱翔翰墨之林僕本駑下

不自量力妄追古作足下不以為狂指迷導軌奉教甚厚其後遭時齟齬丁卯之春足下南歸逾三年而僕亦有壽春之役又一年而罷歸田里僕於是時有以自惟謂朱游廢而易教昌董子退而經訓博賈誼憂時新書廼興王充屏居爰有論衡此數子者皆非有怨於世也蓋知夫時之難得而我生之弗可虛也所以闡幽發慮而振藻垂聲於無涯也如予不類植德弗固招尤積毀庸與時違已矣已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然自六籍以

降若孟氏之正大左氏之醞籍屈子之豪宕太史公之  
洪麗班固之豐厚莊生之竒怪國語之溫雅戰國策之  
縱橫博以取之滿以發之下上千載之餘游心觚翰以  
成一家之言則藜藿終身老死巖石誠能甘心悅意勿  
有復怨者也此僕之本志也比歸于家昊天降割先君  
不祿禮樂崩壞文蒸屏棄嗣以老母貞疾賤軀多疾迎  
醫治藥迄無虛日歲月不居遙邁如流五十之年忽焉  
已至於是而較量往昔勇怯盛衰相去之遠有若兩人

慨少壯之難恃痛藝業之就蕪憫素志之終違懼修名  
之未立彷徨中夜泣泗漣如嗟乎嗟乎此孔子所謂四  
十五十無聞而不足畏者也尋又自惟老驥伏櫪志在  
千里伏生耄耄猶授尚書伯玉省愆亦在五十武公既  
老進修弗渝有如予者上之既無以策勲天朝下之又  
無以潛精藝苑老且倦厭填委溝壑猶足與縉紳齒耶  
於是強力苦心奮翼澠池以收桑榆之功者此又僕今  
之志也然麗澤之益貴講習之勤同心之言有如蘭之

臭昔曹植飾丁儀之辭韓愈潤孟郊之文僕竊慕焉欲  
奉教於足下不幸南北隔越千里而參商之勢違飛潛  
之途異質疑無從徒興浩歎而已昔人有言人之相知  
貴相知心故伯牙毀琴於鍾子張華談劍於雷生蓋趣  
合則易語志戾則難諧也嗟乎情之感人今人豈昔人  
殊也足下聞僕斯語其亦有以悲乎然將何以教僕也  
尊公遺詩刪定一二覽觀如何餘俟後陳北風倘順時  
惠德音僕之懽懽瞻戀實切九思頓首

答姚元肖吏部鄭善夫

辱書教以不逮諄諄然所謂啓其聾而豁其聰浚其源而導其所歸者也走童子時即好為文辭每讀大人上林諸賦愛其窮高極眇鏗金戛玉奮然希剽其餘聲晚遇王伯安於昆陵相語數日始計之心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乃始改念捃摭羣書而求其鍵於今三年矣蒼蠅紅紫未之有別者也深媿知己之辱深媿知己之辱然曰林居有俯仰之累謂走必須一來固也走家素

貧入仕十餘年而不家食者纔一年比來八口愈不自  
支豈故欲為希僻不情之行孑孑然慕巢許之高哉顧  
以病骨不可一日留闕庭得歸甚快初不計其來之時  
與勢也方今事例凡起廢者必親致詞於州縣省司上  
下凡三衙門四隣里正與醫學凡三覆結而後得達於  
銓曹復待命幾月而始得一職也久卧者思起而乃艱  
其來者非所謂門有噬狗乎今天下好進之士不為少  
矣其多才善能之集於京師而矯首拳足者亦不為不

多矣大臣之隨材任役分布內外四方亦豈乏一蠻夷  
曠莽之區處麋鹿斷聲息沉溺枯槁之士而皇皇然如  
恐遺之者哉沉溺枯槁之士不可謂盡不欲仕也仕亦  
不可以為全為祿也置之百執事之列亦不可謂無毗  
庶政而但煌梁黍也走之進退界在兩難之間耳昔者  
韓退之三上宰相書汲汲求進嘗竊鄙之而三不報至  
有周公之說跡其事又不能無悲其心也如其不為祿  
而有憂天下之心雖孔孟亦嘗皇皇焉耳走實匪材而



貧乃甚之狂又甚之以退之之賢至於三上書而不報  
馬不待慧者知時宰之未必賢如周公也今上有周公  
而走獨守株其拙又甚之雖有憂天下之心無怪其頓  
於萬里之外也因閤論徑情及此似乎有所要而言之  
也皇悚皇悚北地早霜惟眠食為道加愛不宣

上楊邃菴書

霍韜

公碩德重望天下注仰起佐聖天子所以慰答海內蒼  
赤來蘇之望者豈有涯極公之謨畫日贊宥密者固非

末學所能竊窺一二於萬里之外然韜每中夜聳踴慶躍不寐者蓋幸見公以數十年經綸蘊蓄一旦可盡見諸實事非如世之士者徒抱負卓越才猷不及竟諸勲業者比又非如世之士者徒負高位雖欲策勵勲業而才力不及者比是天將以太平事業遺我公而我祖宗鴻謨舊章所以莫安元元網維萬世者殆將振舉修復而莫有遺恨也已足韜所以聳踴喜躍而竊幸之也宋朝士夫動擁虛名動多浮議其未見用人多以大用期

之及其見用亦只如此而已矣嘗謂宋儒學問動師三代而致君圖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輔雖不知學猶能相其君以安中夏而制四夷宋人則高拱浮談屈事強國竭民產以納歲幣苟延旦夕之安履霜不戒卒覆中夏而後已若此者可諉之天數可徒責徽欽而嘉祐康定以迄元祐之諸君子可獨逃責乎夫所貴乎命世豪傑為能見兆未形而先幾預策以制數百年未易測識之虞也況於事勢顯白有必至之危然猶冥乎莫覺

者謂國有人也可乎宋朝士夫浮議甚於戰國之橫議而流禍之烈甚於晉之清談顧未有名世大儒起而掃之今之士夫動多掇拾其唾去之說以噍噉之此士習所以益卑政治所以益弛我祖宗之舊章所以日益廢格民日益困財日益匱大勢日有不測之虞而當事君子莫或之省憂也公際遇聖明言無不聽謨無不達時幾若此諒不輕易失之世傳三楊入閣極一時勛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宴安苟且度

日卒貽正統之亂昔李林甫死然後祿山反明皇卒鞭  
林甫屍謂其釀亂也三楊肉未寒即有土木之阨律以  
林甫之刑尚可辯說乎今欲圖治非痛洗三楊以後之  
弊而上復祖宗之舊不可也老臣出處社稷是荷區區  
潔身一隅之小節則卑官下士之事而非所慕以為榮  
也韜褊心多病寃夢無復燕薊之想矣惟念公必有仰  
贊聖明者故敢附獻其狂愚舊進三劄錄貢倘可採一  
二亦芹人之忱也照恕狂鄙為幸

與夏公謹書 霍韜

承惠教拳拳韜謹以所疑請教於執事幸執事終惠教之執事曰紊亂朝政俱自律例一事而言非郊祀大禮之謂也韜則曰皇祖定天下之大本垂萬世之大法莫大於郊禮如郊禮可輕易變亂律例無不可變亂者矣政令紀綱無不可變亂者矣變亂律例誤一事而已矣罪猶擬斬變亂郊禮不知何以處之也此某所益疑也執事又曰分祀合祀皆皇祖之制也今行分祀復皇祖

初制而已矣非變制也某則曰凡國家制度率以後定為善皇祖於前十年行分祀後二十年行合祀太宗遷都率從合祀是合祀者祖宗定制也今假曰復太祖初制以幸脫罪獨不犯太宗定制乎太祖又曰自今永為定制指合祀而言也如曰復太祖初制不亦上誣皇祖乎皇祖在天之靈又可厚誣乎戊申以前國號吳矣更號大明則後之定制也分祀之禮亦吳元年初制也今從分祀曰復初制則國號亦復初制而曰吳也可乎此

又韜所益疑也執事曰兆於南郊則禮有據矣至曰祭於北郊則禮所無也如知其為禮所無也勿附會可也乃強以秦漢瀆亂不經之說益附之是聖主有復三代之志執事誤之行秦漢之禮也不知而附會焉錯誤之罪也猶可言也知而遂非文過焉欺罔之罪也不可言也韜素亮執事非欺罔者也又所益疑也執事曰天官冢宰兼宮嬪內侍之職古人良有深思此則韜所不知也試自周秦漢唐宋觀之宮嬪與外臣交通有不構亂



者乎內臣與縉紳交通有不構亂者乎天子宫寢以卿大夫領之有不構亂者乎宋儒之見徒曰天子以一人縱於萬民之上防之不可不嚴也然而防禁天子而束縛其手足鈐制其脅御剪落其肘腋天子固塊然不敢恣肆矣不知冢宰恣肆將誰制之乎宋儒之論徒知制天子不知制冢宰也徒知天子易縱於民上不知冢宰易縱恣於天子之上也徒知天子之當防不知冢宰之不可不防也徒知防天子之惡德不知防冢宰之惡之

不可馭也徒知律天子以後代之庸君不知防冢宰為後世之權臣也故曰宋儒之論皆窳語也執事之明乃不察焉韜又所益疑也執事曰韜厚誣周禮關係非細韜則曰執事誤用周禮關係非細韜今不暇備舉惟述一二執事試虛心察焉如曰禋祀祀昊天上帝禋祀何物也如曰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何物也如曰禋燎祀司中司命禋燎何物也禋柴禋何以異也如曰血祭祭社稷五祀血祭何物也如曰狸沈祭山林川澤狸沉何

物也如曰醯辜祭四方百物醢辜何物也醢辜血祭何以異也是皆替巫語也試深思焉曰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然則父祖為庶人者祭之皆以庶人之服與試深思焉又曰鼙鼓鼙鼗鞀之謂也孤竹之管竹之謂也雲和之琴瑟絲之謂也八音用其三缺其五十二律用其四缺其八五聲用其四缺其一謂作樂之道固如此乎試深思焉韜謂執事讀書究理必不如腐儒之淺淺也韜前疏畧舉周禮純繆大節執事乃不深思而

誦宋儒竊語以誤主上豈執事不明一至此乎抑亦偏  
之為蔽也又韜所甚疑也執事曰祖宗並配不應經義  
然則北郊何以為配然後應經義耶北郊之文抑何據  
耶太宗配明堂果應經義否抑亦自為之說耶執事之  
始疏也則曰引君法成周也今乃援秦漢為據援葉氏  
陳氏為據不知葉氏陳氏果有得於周禮否耶抑又自  
為之說耶蓋執事徒誦宋儒竊語然不知宋儒之竊實  
王莽教之也今夫王莽之學一傳而得宇文泰再傳而

得王安石然而王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蓋泉  
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輸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豐熙  
寧焚焚如也猶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為大冢宰盡行  
周官之法其嗣遂為周天王然猶不如王莽法行周官  
身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禮王莽  
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而安石其下也執事將誰師乎  
如其無所取師徒慕周禮而習宋儒之竊恐執事之明  
不至是也又韜所以益疑也執事向建親蠶之議天下

之善政也惟於苑內行馬則至善之術也今必於北郊則皇后出郊自執事啓之矣我祖宗閨門之法超越千古執事一舉而壞之矣士夫妻女鮮出郊者豈執事妻女皆出郊郭不以為異耶男女內外之閑自執事決潰之矣顧募女轎夫則內郡騷矣一婦應募一夫隨之耕織廢矣供一日之勞預一月之役貧民告匱矣惟席殿行禮而已矣費且數萬若遂興工費耗不知其紀矣蠶婦未勸閭閻已蕭索矣况宮嬪出郊以官軍圍宿不知

官軍皆婦人攝事耶抑亦丈夫為之也如曰官軍皆丈夫也則何以嚴外內之防耶故曰執事此舉壞盡祖宗閨門之法矣此皆執事所不深思也前日人有尤執事者曰啓釁之罪必有歸矣韜曰執事急於引君當道未思及此徐當自有處矣不意又啓南北郊之說將自是而東西郊建矣將自是而更九廟矣天下之憊自是極矣祖宗紀綱法度極大者郊祀宗廟之禮也因執事而盡更革之矣聞商周哲王亦各守其祖宗家法已矣未

聞舍其祖宗之法他有所慕而更革之也凡變禮易樂必改玉改步而後可不知執事亦靜思之否也

與晉溪王先生書

霍韜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恨率直太過恐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凡遇率直者即羣咻焉曰其人粗鄙遇恬靜者即羣咻焉曰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即羣咻焉曰其人膽肝難測皆擯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



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戈倒內向皆是也今之豪傑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其馳驅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予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傑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則夫真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豪傑也豪傑且不得況於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世道之不古也聖上極眷

注老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老先生不見信於世亦以是也生竊謂老先生一代奇傑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為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霸漢唐三四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桑尋秦漢富饒故跡而修焉漸復西周之舊惟老先生茲行是賴關中故多豪傑薦剡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賢為第一重事尚留意不一

復呂涇野書

霍韜

生敬羅峯者謂其一心忠於朝廷絕纖芥私也主張大禮不悚不懾明千古之謬伸聖主大孝一也辯明大獄抹一家十數寃命破散蔽主之奸黨二也在閣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臣去位後即進一萬有奇且葺鎮守筮百餘年積弊四也吏部兵部推選文武官未嘗片言干與內臣病故例蔭義男義姪家僮校尉三四十人羅峯削黜之盡五也風憲官皆知警戢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濫六也葺戚

畹濫息十八侯伯七也門無私謁風清弊絕八也三黜  
奔歸行李惟一二衣箱如寒儒卑官九也在位日只引  
用外甥一人亦才名不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平平  
過皆可見心跡至明十也羅峯有此十善生是故敬之  
也羅峯毒生甚多催生甚力皆意見不同為異論所激  
之致生亦未嘗毫釐假借遇事爭形於色久則兩無後  
怨蓋羅峯久之知生無憾進之心生知羅峰只見偏度  
狹終無他也故兩無猜忌遇事則爭爭後釋然是生與

羅峯相處之跡也今羅峯去世身後之憂非生任而誰  
任世人忌羅峰者皆私意耳非有為國真心鄉人頑薄  
又何足怪惟生終任之耳執事無為流俗薄懲可也

野涇

得書乃曰偶妄發言知過矣謹謝  
教云亦可謂受善者也韜再識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書三十一

答顧東橋書

明 王守仁

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  
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  
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

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歷律草封禪又將何所制其  
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  
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  
可謂定論矣

所喻揚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辯與  
前舜武之論大畧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  
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  
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



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  
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  
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  
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  
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  
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  
何耶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  
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

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耶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律而身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其

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  
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歷  
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歷數之學皐契未必能之  
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  
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  
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  
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  
尤為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為

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

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為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

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悖亂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嗚嗚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

各人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  
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  
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  
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  
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  
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  
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

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  
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  
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  
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  
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  
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  
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  
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



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  
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効用者亦惟知  
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  
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  
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  
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  
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  
効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

器用集謀併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

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

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悖亂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

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  
侈之以為鹿若是者紛紛藉藉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  
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  
塲謹謹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  
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  
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  
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  
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踈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

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  
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  
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氏之說卒亦  
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  
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  
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  
智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  
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

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

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衲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危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答聶文豹書

王守仁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扳留旬日少効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殊甚沆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聖賢之域又托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

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為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  
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  
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不為少  
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謏謏屑屑者  
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  
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  
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  
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

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

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  
皞皞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  
尊親為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  
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  
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陰邪之術至  
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  
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為己長  
許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狗義險

以相傾而猶謂之嫉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  
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為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  
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况  
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  
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  
見於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  
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  
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

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為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  
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  
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  
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  
其傍以為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  
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  
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  
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

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狂病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斲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為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為諂者有譏其為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為不知禮而侮之以為東家某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

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已  
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  
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  
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之汲汲皇  
皇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蘄人之知  
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  
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



誠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  
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  
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為己任顧其心  
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  
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  
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  
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  
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

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為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忍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岐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與陸元靜書

王守仁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

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  
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  
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  
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  
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  
無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  
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

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  
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  
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  
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  
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  
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  
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

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

可以言語窮也若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是非轉法華矣

答倫彦式書 王守仁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彦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非近時用工之實大抵三

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  
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  
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  
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  
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  
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  
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  
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



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靜將迎起  
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  
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  
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  
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  
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與王純甫書

闕名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

尚多抵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為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火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鍊而惟恐火力錘煨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煨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

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  
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  
也嘗以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  
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  
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  
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  
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為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為然不審  
邇來用力卻何如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

數人每相聚輒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  
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  
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  
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  
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  
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  
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  
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

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  
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  
齒牙間哉

答毛憲副書

闕名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  
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  
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  
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

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  
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  
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  
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  
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  
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  
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  
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於流離竄逐

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  
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  
死生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  
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  
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  
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  
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隨  
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書

闕名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門問  
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  
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  
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  
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  
年或七八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  
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



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  
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  
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  
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  
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  
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  
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  
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為

叅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  
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  
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  
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  
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  
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  
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  
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

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其二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  
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  
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  
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  
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  
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

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

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  
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  
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  
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  
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  
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  
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  
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

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  
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  
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之今使君獨傳  
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  
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  
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  
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  
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

君幸熟思之

寄楊邃菴書

闕名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東機密天下士夫忻  
忻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  
憂以為猶甚難也亨也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可無以  
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  
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  
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

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  
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  
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  
所為與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  
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  
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  
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  
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



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

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  
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  
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  
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  
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  
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  
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  
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

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為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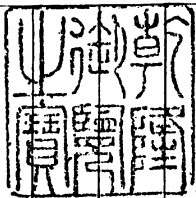
答方叔賢書

闕名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書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歎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

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砥  
礪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芪朮之間而  
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  
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為此舉之累故輒叨叨  
當不以為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  
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  
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  
分勞攘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

殺數千無罪之人以冀求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  
恕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朱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三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書三十二

駁何氏論文書

明 李夢陽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法  
於是為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下不  
改玉趨也而即摘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以肆其



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嶠嶇僕始而讀之謂君我詎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乖於先法茲其情無他也子摘我文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人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與突開一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

出入由已乃為舍筏以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倅如班堂非不殊户非同也至其為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之形剪截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倅之圓倅方班之方而倅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

戶措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為斯言者禍子者也禍子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反規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魯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李杜即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予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焉蔑矣宜其惑

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歸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  
菖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倖與班為之也乃其為之也大  
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  
幽可也侈以麗可也歸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  
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於是為曹為劉為阮為陸  
為李為杜即今為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  
不泥法而法嘗由不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  
殊途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

而後為道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  
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  
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  
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為字而矧文之能  
為文猶不能為而矧能道之為仲默曰夫為文有不可易之  
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為法宜其惑之難解而諛  
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即今為文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  
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思澁

促語嶮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麓淺謏露骨爰癡爰枯  
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  
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也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  
古者格也宛亮者調也沉著雄麗清峻閑雅者才之類  
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  
又華之以色求之以味溢之以音是以古之文者一揮  
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  
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也猶醫之脉脉之

濡弱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予以柔澹沉著含蓄  
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救俊亮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  
以為柔澹濁切以為沉著艱窒以為含蓄俚轉以為典  
厚豈惟謬於諸義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  
失言矣子以為濡可為弱緊可為數遲可為緩邪濡弱  
緊數遲緩不可相為則閒寂獨可為柔澹濁切可為沉  
著艱窒可為含蓄俚轉可為典厚邪吁吾子於是乎失  
言矣以是而論文子於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子者

過言靡量而遂肆為嶮嶮之談適僕之乖以攻我而不  
知僕之心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于子  
也誠使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窒俚轉為柔澹沉著含  
蓄典厚而為言黯慘有如搖鞞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沉  
著含蓄典厚之真為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此尤  
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叨  
通家骨肉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冀其  
自反實非自高以加于子傳曰改玉改行子誠持堅白



不相下願再書以復我

論史答王監察書

李夢陽

僕嘗思作史之義昭往訓來美惡具列不勸不懲不之述也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毫末弗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篇寡而字嚴左氏繼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省縮以上五史讀者刻日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箱而徙後之作者本乏三長竊名效芳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辭殊禁臠傳叙繁無事無斷落范

曄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剗精劇采著力字句之間故  
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蓋不知古史文約而意完非  
故省之言之妙耳下迨三國南北諸史遠不及曄漫浪  
難觀晉書本出羣手體制混雜俗雅錯糅歐陽人雖名  
世新唐書靡加古今之識者賦古而廢新五代史成一  
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  
之歐無是也至於宋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概抄謄辭義  
兩蔑其書各逾百帙觀者無所啟發展卷思睡矣得其

書者往往束之高閣僕謂諸史他猶可耳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也若宿學碩儒才敵班馬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弗刊之典或憚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嘉運昭代之景勲管豹井天私蓄素矣幸公有問輒吐布以聞伏俟大君子教焉

與邃菴先生書

李夢陽

徐州使至知蒲輪北矣公之出處天下闕之初公之南也愚嘗私計出則利國處則利身且今夢傳卜尹之秋

孰能使公獨以身利哉夫治朝亦有雜進君子不無異  
同今欲主張國是定雜為一合異為同非公是利而將  
誰利哉往者公之柄政也議者謂公喜通才獎辯給拔  
門士優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  
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辦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  
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  
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  
達天下之變而後成天下之亶亶夫日有中昃時有益

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  
化豈否泰消長生才有高下邪抑有之而未用邪用之  
而求盡邪斯非後生小子之所知亦非所宜言者企瞻  
光範北斗在天斟酌元氣霖雨四海猷畝之民伏俟太  
平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何景明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  
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

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逃聽程缺元龜去道符蕤是故  
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諤諤之評  
夫空同子何有于僕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  
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鑊而獨守尺寸僕  
則欲富於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做形迹詩曰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  
尚宋人似蒼老而實踈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  
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於宋僕固蹇拙薄劣何

敢自列於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者焉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

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  
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貶清俊  
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  
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於諸義不設自具若閒緩  
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剜切以為沉著艱詰晦塞以為含  
蓄野俚轉積以為典厚豈惟謬於諸義亦併其俊語亮  
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開孔子斯為  
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



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  
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  
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  
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  
獨步也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睽  
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  
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  
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比

空同嘗稱陸謝僕叅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法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背矣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扞椀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

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岸  
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  
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  
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  
創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  
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  
可以通古今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  
而一致同歸夫聲以覈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

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于無有矣北風便翼反復鄙說幸甚

與何粹夫書

何景明

景明頓首粹夫先生閣下日者先生示以疏歸竊與子鐘計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觸冒且疏而部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苟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於高陵獻吉寄處於大梁德涵久廢于歧

下子衡伏竄於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殄  
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往之情得矣恐不  
免於褊心之譏而或繆於義退之道也夫據世而經施  
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  
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委去  
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於先生  
先生服廉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  
閔叔之不食遺蒜無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

論精識周知曲中略於章句之末而超於尺寸之外可  
以參頤濟務超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以來  
執論究迹似猶獨行一節之事而未合于聖人通士之  
觀何也夫徇時就功世不能罷秉樸滅華徒飾亡實四  
者皆非通聖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  
文故簞簞之器必飾金玉棟梁之匠不彫濩落何也物  
有所不容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略  
於文器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以

存人望以慰交遊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蘊之素矣僕恃知愛輒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與審兵備書

何景明

日者見執事求退之疏出處大義要宜有此朝廷處執事者善矣執事之情則得矣然地方軍民其如何耶僕自愧身處闥閣之內職在書史之藝不親言責政要徒以口舌私自論列以呻執事於士大夫友朋之間則亦蔑矣更投之於弗合而忌之於必阻無怪乎勢之難也

夫天下之事百人成之不足一人壞之有餘大抵今之人率不察於利害之實而必遂其意見之私畧其所濟而惟攻其所不同故汎議者騰無情之謗而中禍者下有隙之毒天下之事奚所救而欲弗壞也僕所憤惜豈獨為執事耶夫良吏不媚上而求懷於民特士不求無非於衆而欲伸於偉哲不恆之士故其節介而惠遺志遠而名不孤今河南之童黎則念執事矣京師之士有偉哲不恆者於執事又有不俟執手杯酒之交而知之



者矣執事何以得此耶亦可以自喜矣夫以位榮人人  
所樂趨以事責位人所必避是故才者任難於亂而闇  
茸籍貴於平安今仕宦之情莫能易此平居攘華要以  
自利有急則避害而罕仕雖在華要將委而去之即使  
執事他日見用屬時無事則不免言者之欲摧敗苟稍  
有事用權力當利害以責一旦之用將必有不舍執事  
者矣惟執事定志安身勿以時論少自沮易僕之所深  
望也昔馬遷奮格衆之見不愛其身以伸李陵卒隤

其家聲以累太史夫陵實國士不能勇於一日之死而欲幸望於不世之圖卒之老於異俗而節不立身殞而志不明於人此義夫千載之恨也執事高峻樹立非庸可冀其一二然所伸於偉哲不恆之知者僕惓惓望焉惟執事圖之

與李獻吉論文書

徐禎卿

足下奉教幸甚尋已口復卒卒猶不既愚臆也僕少喜聲詩麗通於六藝之學觀時人近世之辭悉詭於是惟

漢氏不遠逾古遺風流韻猶未有艾而郊廟閭巷之歌  
多可誦者僕以為如是猶可不叛於古乃攄其性情之  
愚竊比於作者之義今時人喜趨下率不信古與之言  
不盡解故久不輸其說恐為伯牙所笑乃一日遇足下  
而獨有取焉何也足下又謂僕閑於賦頌之文夫賦頌  
者誠文章之瑰瑋予心之所希艷也始吾誦屈平之文  
以為詩之變也然麗而不淫哀而不怨蓋無惡焉及誦  
司馬長卿之言靡麗浩蕩不可窮涘雖絕特之觀非盛

世之所見也雄於長卿何所樂羨乃蹈襲名其文而原  
何戾忒又作賦以反之此予所未喻者故反之以附於  
原之意此足下之所見也藝家之風好相誇嫉後世之  
文不待馬揚而好嗤之自護其醜若趙人之持其璧而  
不肯下也豈不重可笑哉今足下責僕以相麗益此古  
之道也今何復見之僕愚慙何敢自愛恐不足以承教  
傷知人之明為足下羞也若反覆相示更互詳定或大  
有疵謬輒抵毀去不猶愈於後人之詆笑乎且文辭之

貴賤存乎其人雒邑之鼎諸侯爭之非鼎之貴周貴其  
鼎也若徒務雕切之華而不責其實則恐為揚雄之玄  
徒取病於後世耳榎楠豫章之材所用於世者貴其實  
也僕雖駑鴛鈍竊嘗志於是其必本道德之衷遵作者之  
度以縑繭襪衣生物而已豈蟬口之所鼓譟乎居之而  
不疑想足下與吾共之也曩申贈章祇候來答詩曰無  
言不讐言此之謂也

答獻吉書

徐禎卿

某再拜獻吉足下省報無恙及所示詩備綢繆之旨發  
恣恣之懷轉味微音若扣哀玉即日與羊何宣之莫不  
欷歔相對辛楚惟昔與子睽蟬裾玉周旋朝寺良時出  
遊則並檠而趨清宵燕寢則共衾而寐謂歡會其可常  
凋瘵抑何由至何圖人事不齊物情難豫三年之內親  
友零落各寄一方臨北風而依依望大梁而歎息室邇  
人遐我懷如何又睽絕之後僅收所答濟上札自輒張  
相背中間書問曠絕又復不審洛中人士可悉動靜靜

言思之益用增勞忽奉情曲曠然開慰蓋逃虛傾耳於  
足音季長快心於手跡昔人之情豈戾於今也哉嗟乎  
獻吉子之云違我復何恨君子居易窮且樂天小人僥  
倖以身殉禍聞子西歸藜藿不惡其口家人不見其色  
既退處原野抱杖行歌沐耳清渠之濱晞髮茂陰之下  
而枕以六經漱以羣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  
獨酌斯亦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揆之此懷何必  
上同三閭下減殷中軍邪河清難俟人壽幾何願子勗

之而已來命又要以佳期申以古誼夫具茨之埜黃帝  
之所遊焉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固樂道者之所栖  
壯士之所慕也而翼不我假天路無緣既違命駕之歡  
徒興失路之歎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感有徵則延  
平之劍必合良辰弗邁則少原之簪永遺矣書不盡言  
不勝於邑時因風嗣努力相聞某再拜

重與獻吉書

徐禎卿

僕以攝提格之歲仲春南徂出齊魯之郊經淮沛之墟



直視平原蕭條千里于時雖唯於野麥秀油油瞻日月  
之勤感東山之歎雖宵眇傷神未足以振心而惕慮也  
既而道指東吳彷徨故都棲棲焉若仲尼之去魯也乃  
遵錢塘薄眺會稽控湖山以為郭環江海以為池昔日  
神宮嶢闕椒房綺榭之餘或歸然於魯甸徒彷彿於丘  
夷顧瞻周道不能不為之興衰也傍引桐江之溪遡迴  
富春之渚豈惟望風而思其人抑可以樂焉而終其身  
矣又西南行渡穀水陟常山越餘干沿弋陽山溪澗注

之濱玉水激激則有參差之毛丹碧之石游儵翔泳白  
鳥棲止可以瑩神而悅心也橫涉彭蠡仰瞻廬岳其波  
濤則騰涌奔伏噴薄日月其峰崿則盤迴峭絕亘接霄  
漢香爐五老之形瀑布青峽之觀特為卓詭靈芝異草  
彌山布谷金符玉冊窮幽極玄信赤霄之神都老氏之  
玄宮也又西遡九江南望全楚夫其扼巴蜀之喉舌據  
吳會之上流通五嶺之門戶接雍梁之要區此其大勢  
也若乃鎮以衡陽之阜表以武當之山五峰森拔三門

凌啓雲霞絢繪紫氣燭耀其中四候早暮七曜運行往  
往與人間殊別爰有黃金之堂白玉之所瑠璃為鋪檀  
桂為柱制侔天居勢轆海岳目所希見窈窕難說又有  
江漢之波沅湘之流洞庭之湖雲夢之澤千條萬派混  
原同塗縱貫脉理經帶其間極望浩漫際天薄海陽春  
獻而百草芳涼風至而簾葭落猿子噉嘯鴻雁成羣魚  
龍倏忽暘晦互分可以觀天地之變化驗時序之榮悴  
也故徵水族之饒萃材木之珍論舟楫之利及畋漁之

樂九州之內未有踰於此者也然其民俗苦瘠尚利薄  
義戶無困廩之食人無相固之心襟以山夷輕躁易動  
非久安長治之國也又其山川包絡四要固用武之場  
聚爭之地也故東望樊口則慕周瑜之雄西顧峴山則  
感叔子之惠載觀荆門則悲昭烈之績極眺中原則痛  
武穆之忠山河猶是人物已非心傷歎矣淒其漣如嗟  
乎死生命也理亂時也命有涖而志無涯時可邁而身  
不逮此屈原所以流亡於江夏賈誼所以憂傷於長沙

者也所賴豪賢發憤映帶礪以垂名章縫樂道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業庶為不朽耳僕自惟無卓犖之材寡礪鍔之用進不能揚眉於天下退不能甘心於一壑徒放情於江海之間抗志於宇宙之表將以搜竒獵秘咀華納靈則水土而函蘊法景曜以搞文聊希子長之風庶幾虞卿之志乃知于役之云豫茲遊之豈徒哉惟是足下與吾同懷遭時齟齬良圖弗遂抱膝空林之中栖神窮跡之境雖搶掄之為樂固知大鵬之道遙也故聊

述其畧以當抵掌方有簿牒不盡所言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王廷相

廷相稽首杏東學士先生門下比者蒙佳稿見教捧讀  
旬朔若有得於言意之外者見其變化自然如秋雲颺  
空條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質都雅如貴  
豪公子翠苑春遊冠蓋軒揮金相玉潤其氣韻清絕如  
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冲澹精神獨爽嗟乎詩之旨義  
備矣哉發我情志示我龜式不啻多矣僕不肖猥於是

藝亦嘗究心蓄材會調飾章命意求合往古之度用驚  
大雅之塗時省一班匪云冥契敢因執事陳之祈為裁  
教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黏著古謂水中之月鏡  
中之影可以目覩難以實求是也三百篇比興雜出意  
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論不露本情東國困於賦役不曰  
天之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  
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不曰婿不  
親迎也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

乎而則婿不親迎可測不曰已德之脩也曰余既滋蘭  
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  
芳芷則已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已之守道也曰固時  
俗之工巧兮偃規矩以改措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  
以為度則已之守道緣情以灼斯皆包蘊本根標顯色  
相鴻才之妙擬哲匠之冥造也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  
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微之陽城之什漫敷繁叙  
填事委實言多趣帖情出附輳此則詩人之變體騷壇



之旁軌也淺學曲士志之尚友性寡神識心驚目駭遂  
區畛不能辨矣嗟乎言徵實則寡餘味也情直致而難  
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  
矣此詩之大致也然措手施斤以法而入者有四務真  
積力久以養而充者有三會謂之務者庸其力者也謂  
之會者待其自至者也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練句  
也意者詩之神氣貴圓融而忌閼滯格者詩之志向貴  
高古而忌蕪亂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者

詩之肢骸貴委曲而忌直率是故超詣變化隨模肖形  
與造化同工者精於意者也構情古始侵風匹雅不涉  
凡近者精於格者也比類攝故辭斷意屬如貫珠累累  
者精於篇者也機理混含辭甚意多不犯輕佻者精於  
句者也夫是四務者藝匠之節度也一有不精則不足  
以軒翥翰塗馳跡古苑終隨代汨沒耳何謂三會博學  
以養才廣蓄以養氣經事以養道也才不瞻則寡陋而  
無文氣不充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則理舛而犯義三

者所以彌綸四務之本也要之名家大成罔不具此然非一趨可至也力之久而後得者也故曰會如不期而遇也此工詩之大允也譬醫醫之治例三焦五臟風氣暑濕藥有定品方有定擬工醫者能循持而守之雖無大益保無大繆矣雖然工師之巧不離規矩畫手邁倫必先擬摹風騷樂府各具體裁蘇李曹劉辭分界域擅文囿之撰須叅極古之遺調其步武約其尺度以為我則所不能已也久焉純熟自爾悟入神情昭於肺腑靈境

徹於視聽開闔起伏出入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闥由  
是搦翰以抽思則遠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之屬  
生動之物靡不綜攝為我材品敷辭以命意則凡九代  
之英三百之章及夫先聖之靈山川之精靡不會協為  
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習而化於我者也故能擺脫  
形模凌虛構結春育天成不犯舊跡矣乃若諸家所謂  
雄渾冲澹典雅沉著綺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逸等  
類則由夫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宗海異調同

工者也究其六轡在手城門之軌則一而已嗟乎擇善而廣道者賢智之術業也一道以成化者聖神之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洞其幾微優入閭奧矣而僕鄙陋之見拳拳焉陳之或者道化之妙不無有助於萬一爾惟執事教之

與范以載論樂書

王廷相

承示校定兩山李氏律呂元聲且以聲音之道下詢鄙陋然亦駭然有疑矣夫古人制為五音非徒然無所本

者宮本喉商本舌牙角本舌徵本舌齒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者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為者今日黃鐘宮為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於喉乎出於唇乎意者閩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以定之也不然當何所依據而變之惟其以宮為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

寸九分之說嗚呼其大謬甚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脩也故周禮三宮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以補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何者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脩清調非子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

律是不用子律矣恐徵羽之調終不可成平公欲聽清角雖師曠亦難乎其為擊矣子律謂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謂亦庶乎其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亦不成調雖有其名而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行之况後學哉或曰十二律還相為宮然乎曰此亦非六十調之說也凡調以一律為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者也故曰還相為宮言各律皆可作首也如黃鍾



為主律則必以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音調不協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五五例之而有缺其一音焉雖然樂之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以雅樂俗樂流傳於世者考之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之多稍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而已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而清者常不足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

而實用則無後學不察而傳衍之謬矣細讀兩山之論牽合傳會十居八九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雖言無聲其實無當其律呂職樂樂器聲容之考証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也傳之域中恐累執事高見不如再加詳辯求海內知樂君子如胡瑗阮逸范鎮許衡之徒訂而正之出以示人可也如僕者鄙陋人也何足以知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六